

NP 隱含與 “X (的) 那種” 句式的動態生成*

NP-Ellipsis and the Generative Mechanism of ‘X (de) *Nazhong*’ Construction

◎ 方清明

提 要：關於話語停頓前的“X (的) 那種”句式，目前有“NP 前置”和“那種”後附兩種生成方案，但這兩種生成方案並不符合語言事實。在現代漢語裡，NP 隱含並非特殊現象，而是普遍現象，正是 NP 隱含促成了“X (的) 那種”句式的動態生成。考察發現，該句式本質上屬於回指，具體表現形式是異形回指，它是一種新的指稱形式，具有新的指稱功能和生成的必要性。該句式受單一新信息原則限制，具有信息延伸與語義擴充功能。

關鍵詞：那種；NP；隱含；指稱；生成

Key words: *nazhong*; NP; ellipsis; reference; generative

一、前言

作為指代短語，“那種”的常見功能是做定語（畢永峨，2007），如例（1）。“那種”還可以用於話語停頓前（汪化雲，2015），做中心語，如例（2）。

（1）我還時不時注意打量學生們腳上的運動

鞋，雖說都是些普通的鞋子，可像大女兒那種 100 日元的鞋也實屬絕無僅有。（《人民日報·海外版》2004-05-19）

（2）“我決定回家買一隻小狗，剛出生的那種。”“不行！”（BCC·對話）

初步比較，例（1）裏“那種 100 日元的鞋”為

*【基金項目】文章是廣東省哲學社會科學後期資助項目“現代漢語種類範疇研究”（GD21HZY01）階段性成果，並獲 2023 年度國家社科基金一般項目“型式語法視域下漢語易混淆詞比較研究”（23BY049）資助。承蒙匿名審稿專家提出重要修改意見，謹致謝忱。文責自負。

定中結構，“那種”為定語，且用於句中，後面沒有停頓。例(2)裡“剛出生的那種”為定中結構，“那種”為中心語，用於話語停頓前。“X(的)那種”句式是如何生成的呢？本文將對此進行探討。

二、兩種已有方案：“NP 前置”與“那種”後附

(一) 關於“NP 前置”

汪化雲(2015)系統考察了“那種”用於話語停頓前現象，汪文認為：

(1) “X的那種”來自“X的那種NP”中NP的前置，導致本非直接成分的詞串重新分析為定中結構。

(2) NP表達的一般是一個原型範疇，“X的那種”表達的是相應的下位範疇，故NP都可以出現在“X的那種”後充當中心語而其概念的外延被限制。

汪文認為由“NP前置”而生成“X的那種”構式，我們稱為“NP前置”方案。汪文稱話語停頓前的“X的那種”為構式，但我們發現“的”隱含與浮現兩可，因此除引述外，本文稱之為“X(的)那種”句式，不採用“構式”這一定性。汪文有很多創見，如“NP表達的一般是一個原型範疇，‘X的那種’表達的是相應的下位範疇”等。不過我們注意到，不少例句並不好用“NP前置”來解釋。例如：

(3) “我明天後天閑的沒事，閑得想死的那種”。(BCC·對話)

(4) “好吧，不逗你了，他是學霸”“我是學渣，渣得透透的那種”。(BCC·對話)

(5) 萬胖娃，大名萬福清，是1978年由知青招工到鐵路的，屬於子承父業的那種。(《人民日報》2001-04-21)

(6) “打的都要看真假，還是回馬鞍山市區的

那種。”(BCC·對話)

(7) 有人說，青海的風光僅用“神秘”形容是不夠的。青海省旅遊局副局長吳有忠深情地告訴大家，青海的美屬於粗獷、壯麗的那種。(《人民日報·海外版》2000-07-25)

(8) “我要熱死了”，“今天好熱阿，燥熱的那種。”(BCC·對話)

(9) “多少優雅高貴的老大姐，年輕時也足夠優秀，但到了不能生育的年齡後，開始後悔，嚴重後悔，腸子悔青的那種!”(BCC·對話)

第一類，“X的那種”與“X的那種NP”並不存在簡單的位移關係，因為“NP前置”是一種移位，而“移位要有動因，這是一條原則”(沈家煊，2006)。如例(3)“閑得想死的那種”不能簡單變換為“想死的那種閑”“閑得想死的那種閑”或“想死的那種閑的沒事”。例(4)一般也不能說成“渣得透透的那種學渣”雜糅形式。

第二類，用例中並未出現相關NP，因此也就不存在“NP前置”。例(5)不能說成“屬於子承父業的那種萬胖娃/萬福清”。“屬於子承父業的那種”的對應形式可能是“屬於子承父業的那種情況”，但充當NP的“情況”並未出現。

第三類，有些話語中的先行語不是NP，而是VP或者AP，因此無所謂“NP前置”，如例(6-9)。例(6)“打的”屬於行為。例(7-8)“美”和“熱”為性質形容詞。例(9)“後悔”是心理動詞。

可見，“NP前置”並不能解釋上述語言現象，這說明“X的那種”句式很可能不是由“NP前置”生成的。

(二) 關於“那種”後附

殷志平(2019)基於“BCC語料庫”從整體上對“這/那種”的功能變化進行了深入探討。這裡僅聚焦與“X的那種”句式相關的生成問題。殷文認為：

“這/那種”的互動功能使話語呈現出對話性特點，把話語置於雙方互動的語境中，句法分佈產生了層次上的變化，其中之一就是從前置到後附，“這/那種”後附於名詞性和動詞性成分。

殷文的生成方案可以稱為“那種”後附說。為何“那種”常見功能是做定語，卻後附於其他成分，並且充當中心語呢？殷文認為“那種”充當中心語，但是“後附”具有附屬性，一般不會成為核心，這在邏輯上說不通。另外，殷文用“前置”和“後附”，強調“那種”句法位置的跳躍性，似乎“那種”的中心語功能並非自然衍生，而是突變式產生的。我們將論述，“X（的）那種”句式是在互動話語中自然衍生的，符合漸變式演變的規律。總之，“那種”後附說並不利於清楚地說明“X（的）那種”句式的動態生成過程。此外，李敏（2023）認為“X的那種”為依存性小句，“X的那種”不宜作為獨立單句出現在語篇中。

那麼，“X（的）那種”句式到底是如何生成的呢？下面我們先分析該句式的指稱特徵，然後嘗試解釋其生成機制。

三、“X（的）那種”句式的使用場合與指稱特徵

“回指是一種非常簡單和直接的現象，為了避免重複，人們常用一種語義上（詞彙上或音韻上）衰減的運算式，來代替前面出現過的全稱的運算式”（Cornish, 1986: 1; 徐赳赳, 2003: 43）。廖秋忠（1986[1992]: 45-61）把“回指”稱為“指同”。從指稱性質來看，“X（的）那種”本質上屬於回指中的異形回指。下面從語境、指稱屬性、構件等方面來看該句式的特徵。

（一）從語境看“X（的）那種”句式的回指性

要說明的是，“X（的）那種”整體上屬於異形回指，其中，主要是“那種”承擔了回指功能，“X（的）”屬於修飾語。

1. 對話答句中的“X（的）那種”。例如：

(10) “你是哪種？” “最無聊的那種。”

(11) “有轉椅嗎？” “有，就是辦公室的那種。”

(12) “我想去迪拜，看看迪拜塔，還有室內滑雪場。” “是啊，不過武漢也有咧……” “迪拜有個商場，裡面有個蠻大的滑雪場，能玩滑雪板的那種。”（以上引自 BCC·對話）

(13) 幾天後，我取回半成品，順便向他請教白色西服上釘什麼樣的扣子好。“乳白色，有凹凸的那種。”（畢淑敏《送你一條紅地毯》）

例（10）問句使用“哪種”，答句使用“那種”，符合“應答協調一致性原則”（陸儉明，2007）。例（11）“就是辦公室的那種”是異形回指，用來說明某一類“轉椅”。如果換為“就是辦公室的轉椅”，則屬於部分同形回指，它重複了中心語，作為答句不太妥當。例（12）問句裡的先行語為“室內滑雪場”，答句前半部分已經出現部分同形回指“滑雪場”，為了避免簡單重複，使用“能玩滑雪板的那種”，其中“那種”回指“室內滑雪場”。例（13）為準對話句，前面為陳述句，然後引出答句。答句“有凹凸的那種”裡“那種”回指“扣子”。如果說成“有凹凸的扣子”，儘管句法上可以接受，但是由於距離較近，表意明確，這種重複中心語的回指，表達效果並不好。

2. 自我補充句中的“X（的）那種”。說話人自問一件事情，緊接着用“X（的）那種”自我補充，這類似於擬對話語境（李宇明，2002: 435-454）。

例如：

(14) “一周歲以下孩子不能給吃雜糧粥嗎？嫩得很軟的那種。”

(15) “買把小傘帶著吧，可以放包裡的那種。”

(16) “問問咱家需要保姆嗎，學金融的那種。”

(17) “沒有朋友怎麼辦？消失一年都不會有
人找的那種。”（以上引自 BCC·對話）

由於是說話人的自我補充，並且先行語與回指語距離較近，一般不能重複中心語。而“X（的）那種”異形回指恰好是一種避免重複中心語的有效方式。例（14）如果說成“嫩得很軟的雜糧粥”，重複中心語“雜糧粥”，表達上顯得呆板，而異形回指“嫩得很軟的那種”則沒有中心語重複的問題。例（15-17）類此分析。重複（複選）在詩歌、散文等語體裡是一種修辭手法，但是在日常會話裡，除非強調，較短距離的重複中心語被認為是消極的；中心語要遵循“非必要不重複”原則（轉引自唐正大，2007）。說話人採用異形回指手段規避中心語的重複，這“使整個篇章顯得簡潔，符合經濟原則”（徐起超，2003：157）。

3. 敘述句中的“X（的）那種”。例如：

(18) 隨着行車和停車不便的加劇，乘坐公交，尤其乘地鐵看演出已經十分普遍，只是目前的公交打烊時間在世界各地都市裏仍屬於較早的那種。（《人民日報》2017-04-20）

(19) 上世紀 90 年代我到餘幹參加高考監考，帶回的紀念品就是一把木柄的藍色油紙傘，精緻小巧，適合淑女撐着在雨巷裏拍背影的那種。（《人民日報》2017-11-29）

與對話答句、自我補充句不同的是，上述例（18-19）的“X（的）那種”用於敘述句，描述某種現象或事物。從形式上看，例（18-19）裡，“X（的）那種”所在的小句都很複雜。

（二）“X（的）那種”句式的非自立性

無論用於對話答句、自我補充句，還是敘述句，“X（的）那種”都屬於回指句，具有回指性。先行句是自立小句，而回指句在語篇上依附於先行句，屬於非自立小句，李敏（2023）稱為依存性小句。我們未發現該句式獨用或者用於先行句的情況，下面用例並不構成反例。

(20) 其實我自己還是蠻喜歡那種比較溫柔、比較溫柔、比較有女性味道的那種，我還是蠻喜歡這種女人（NP）的。（引自汪化雲第（49）例）

(20') 主持人：您怎麼樣評價溫淑賢良的中國傳統婦女代表“劉慧芳”式的婦女形象？張抗抗：那我本人我想我對於那些溫良賢淑的女性抱著非常真誠的敬意。因為我覺得她們還是身上保留了很多女性的那些好的美德。但是實際上我覺得真正要說的並不是說要成為卓爾，而是告訴你們有這樣的女孩子，這樣的女人。一個溫良賢淑的女人，所以我覺得女人，其實我自己還是蠻喜歡那種比較溫柔、比較溫柔、比較有女性味道的那種，我還是蠻喜歡這種女人的。（張抗抗《我作故我在》，央視國際 2004-03-23）

(21) 舟舟，一位真真切切的殘疾人，而且是殘疾人中被稱為“特殘”的那種——弱智，他帶著愛心從武漢走向了世界。（《人民日報·海外版》2000-06-03）

汪化雲（2015）認為例（20）不符合“NP 前置”，屬於例外，因為表示 NP 的“女人”位於“比較有女性味道的那種”之後。這好像在說“X（的）那種”除了回指功能，還具有下指功能。就例（20）來看，情況似乎如此。但是例（20'）是我們查到的原文，其實“女人”和相關詞“婦女、女性、女孩子”在上文語境裡多次出現。可見，“X（的）那種”依然是回指性的。例（21）“特殘的那種”雖與破折號

後的“弱智”密切，但是上文語境出現了同義詞“殘疾人”，因此“特殘的那種”也具有回指性。

(三) “X(的)那種”的構件分析

1. 定語的性質。定語分為限制性定語和描寫性定語（這方面的重要文獻很多，恕不能一一引用）。趙元任（1979：148）認為例（22-23）關係從句分別對應描寫性和限制性。

(22) 那位戴眼鏡兒的先生是誰！——“戴眼鏡兒的”是描寫性。

(23) 戴眼鏡兒的那位先生是誰！——“戴眼鏡兒的”是限制性。

唐正大（2007）稱例（22）為“關內式”，例（23）為“關外式”，並且認為限制性/非限制性與“關內式”/“關外式”之間不是一一對應關係。從形式上看，“X(的)那種”顯然與“關外式”接近。不過“X(的)那種”的性質有特殊之處，例如：

(24) 帶盒肉脯回來給我，普通口味的那種。

(BCC·對話)

(25) 見過消音式戰鬥機麼？屁股上拖白煙的那種，……（引自殷志平第（38）例）

例（24），先行詞“肉脯”是一個集合，“普通口味的那種”是“肉脯”這個集合的子集。“肉脯”分普通口味和特殊口味，這符合人們的樸素語感。“普通口味的那種”縮小了“肉脯”的外延，同時增加了內涵，因此它是限制性的。汪化雲（2015）指出“NP 是一個原型範疇，‘X 的那種’是下位範疇”，亦是指這種情況。例（25）“消音式戰鬥機”是一個集合，“屁股上拖白煙的那種”的描寫性很明顯，它描寫“消音式戰鬥機”整個集合，並未縮小其外延，或者說其意圖並非是縮小外延。“名詞語義成分分為關涉性和描述性兩大類別”（施春宏，2001），“事物的描述性意義類別並非原型範疇意義的事物類別”（全國斌，2009：112-113）。可見，

“屁股上拖白煙的那種”並不強調分類，不強調還有一種“屁股上不拖白煙的消音式戰鬥機”與之對立，因此它是描寫性的。

從定性來說，“X(的)那種”既可以是限制性的，也可以是描寫性的。從定量來說，“X(的)那種”充當描寫性功能的用例為絕大多數。如例（26-29）裡的謂詞性定語描寫性都很強，其限制性是潛在的、臨時的。若改成相應的名詞性成分，則不太合適，如例（30）。

(26) “大餅滿大街都是，不要香菜不要蔥，要中間放薄脆的，不要放油條的那種。”

(27) “細軟的沙子對我是誘惑”“沙質真的很好，風都能吹走的那種。”

(28) “吃過春筍的，我想問問，浣熊吃筍嗎？很嫩很嫩，生吃都可以的那種。”

(29) “你不努力，會被淘汰。去進修一些時間短的那種。”（以上引自 BCC·對話）

(30) ? 三根油條的那種、? 細沙的那種、? 嫩筍的那種、? 短時間的那種

2. 是否帶“的”。X 後絕大多數都帶“的”，但有時候也不帶“的”。例如：

(31) 春節聯歡會中，有人跳新派交際舞，電視臺還播映出來呢，就是破四舊時兩個人摟著跳那種。（李碧華《霸王別姬》）

(32) 唐朝是以胖為美，但肯定不是真的胖，應該是珠圓玉潤那種。（BCC·對話）

(33) 四大天王亦稱四大金剛，傳入中國後被徹底漢化，成了那種威武強悍、性情剛烈的中國武將，像京劇裡的“黑頭”那種。（《人民日報·海外版》2003-06-27）

(34) 趕緊改密碼，改成連自己都不記得的那種。（BCC·對話）

(35) “罐頭妹，做我朋友好不好，我負責買糖，

你負責吃的那種。”（BCC·對話）

有時“的”隱現較為隨意，如例（31-32）。有時“的”的隱含有一定的動因，如例（33）是為了避免多“的”出現。有時“的”的有無，會引起句義的不同理解，如例（34），若隱去“的”，“改成連自己都不記得”不太能直接修飾“那種”。例（35）非常有趣，“你負責吃的那種”意思是“你做負責吃的那種朋友”，若隱去“的”，“你負責吃那種”意思完全改變，“吃那種”變成了動賓結構，而非定中結構。

3. “那種”是否可刪除。該句式若刪除“那種”，句子要麼不成立，要麼意思有較大變化。例如：

（36）說起汽車，都靈城市街頭跑的大多數是兩廂車，類似我們國家富康那種。

（37）他在這夜晚裡嗅到了他所熟悉的氣息。燈光令他親切，是駐進他身心裡那種。（以上兩例引自 BCC·對話）

（38）前天和蓬蓬頭說我想買縫紉機，他問買什麼樣的，我說就淘寶上兩千多那種，……（引自殷志平第（22）例）

（39）“你愛吃什麼？”“自製斑戟，加許多蜜蜂醬那種。”（亦舒《我的前半生》）

例（36-37）如果說成“類似我們國家富康”“是駐進他身心裡”，不太能獨立成句。有時刪除“那種”，句意發生了很大變化。如殷志平（2019）分析例（38），“淘寶上兩千多那種”是指類別，而“淘寶上兩千多”是指價格。例（39），“加許多蜜蜂醬那種”是定中結構，而“加許多蜜蜂醬”則是動賓結構。

（四）“X（的）那種”句式與倒裝句不盡相同

（40）a. 來了嗎，他？

b. 你簡直沒規矩，越來越！

例（40）是經典倒裝句，“X（的）那種”句式與倒裝句不盡相同。首先形式上，倒裝成分往往較為簡單，多是代詞、副詞等短形式；而“X（的）那種”裡定語可以複雜。其次語義上，倒裝句的先行部分是主要信息，同時也是句子的語義重心，後續部分是已知的、次要的補充信息（陸鏡光，2004a）；而“X（的）那種”語義上也可以為重要信息。最後語音上，倒裝句後續部分往往“念得輕、念得快”（趙元任，1979：76），而“X（的）那種”的定語部分可以重讀。

（41）a. 可了不得，這鐵橋的工程！（黎錦熙，1992：31）

b. 他不來了，因為下雨了。（趙元任，1979：67）

c. 上北海去了，帶著孩子。（朱德熙，1982：222）

例（41）是形式上較為複雜的追補句，“X（的）那種”與這類追補句相似性更多些。趙元任（1979：73-76）提出“追補（*afterthought*）”和“未經籌畫的句子”。“後想”是 *afterthought* 的直譯，“後想”更加傳神地反映了這類句子的互動特點，邊說邊加工，一邊說出先行句，一邊說出後續句。

四、“X（的）那種”句式的生成

鑒於上述分析，我們認為“X（的）那種”句式不是通過“NP”前置或“那種”後附方式生成的，而是由其他多種因素促成的。

（一）“X（的）那種”句式生成的必要性

1. 信息的延伸與擴充。Peter Auer（1996）認為句子結構是動態的，是在真實的時間流內呈現的，與篇章密切相關。句子結構是有彈性的、非固定的（*underdetermined*），具有一定的延伸性。從編碼產出的角度看，話語中的句子是在真實時間內經成

分的逐步遞加而構成的。陸鏡光（2000、2004a、2004b）採用動態句子觀，系統探討了“延伸句”，統一解釋“倒裝句”“易位句”和“追補句”，句子信息結構可以標示為“主要信息+輔助信息”，在時間軸上把後續部分看作先行部分的“線上延伸”（on-line extension）。

我們探討的先行句和“X（的）那種”，類似於“主要信息+輔助信息”語篇結構，是線上動態編碼的結果。例如：

（42）我果斷決定去商場蹭暖氣，順便買些感冒藥，能治流鼻涕的那種。[次類擴充]

（43）你就是個小豬子，瘦不掉肉的那種。[判斷擴充]

（44）一般好姑娘都是像你這樣的，追求嚮往的事物，很樂觀的那種。[性質擴充]

（45）我們飯堂是評過獎的，附近幾個學校裡最好吃的那種。[程度擴充]

（46）我覺得應該給你寄一隻醬板鴨，最辣的那種。[程度擴充]

（47）我家的酒可多了，喝不完的那種。[程度擴充]

（48）求代購書回來，100斤的那種。[數量擴充]

（49）事情都已經搞定啦，現在就是等時間，想睡覺又睡不著那種。[情狀擴充]（以上引自 BCC • 對話，個別例句有刪減）

“X（的）那種”的功能在於，對先行句的具體細節信息進行擴展補充（擴充）。例（42-49）顯示，“X（的）那種”可以從次類、判斷、性質、程度、數量、情狀等方面對先行句進行擴充。線性增量原則是指“說話的自然順序要從舊信息說到新信息，隨著句子推進，線性順序靠後的成分比較為靠前的成分提供更多的新信息”（方梅，2018：44-47），

比起先行句，後續句“X（的）那種”是線性增量原則的具體體現，是更加具體詳細的、下位的新信息。“種”具有“類中類”的功能，下位信息的表達與“那種”的次類指稱屬性有關。

2. 不同形式具有不同功能。在語篇裡，“這種/那種”常見的回指形式是“這種/那種+（定語）+上位概念名詞”，例如：

（50）不過（盤核桃）這種活兒可是有講究。（引自方梅 2019：26）

（51）“我沒有吃過甲魚那種東西。”（渡邊淳一《不分手的原因》）

（52）鯨油肥皂就是生活的必需品。那種東西是草木灰和鯨油一起熬出來的。（王小波《青銅時代》）

例（50-52）裡，均為“這種/那種+（定語）+上位概念名詞”形式表達回指，但是有時候，語篇並不是對先行語的整類進行說明，而是對先行語下位類別或細節進行擴展補充，這時候“X（的）那種”就可以派上用場。例如：

（53）“把菱子說得那麼可怕，到底她是怎樣的女人？”凱莉好奇。“禍國殃民，迷惑皇帝的那種”。（嚴沁《風裡人》）

（54）“你家裡有遊戲機嗎？小型的那種。”（海岩《永不瞑目》）

例（53）裡“禍國殃民，迷惑皇帝的那種”是描述“女人”的一種下位類別，而不是對“女人”概念的整體描述。例（54）“小型的那種”是描述“遊戲機”的下位型號，並非對“遊戲機”這個類進行整體描述。因此“X（的）那種”與“這種/那種+（定語）+上位概念名詞”是兩種回指，形式不同，功能也不盡相同。

(二) 單一新信息限制原則促使“X(的)那種”句式動態生成

“單一新信息限制”原則是“制約表達單位的大小和繁簡的重要因素，如果說話人表述的是兩個或更多的新信息的時候，就會化繁為簡，拆為各自獨立的語調單位，形成口語中常見的延伸句”（陸鏡光，2004a；方梅，2018：46-47）。例如：

(55) 我剛買了輛車，日本原裝的，越野，今年最新款的。（引自方梅，2018：46）

方梅（2018：46）指出，單純從句法角度，儘管“我剛買了一輛今年最新款的日本原裝越野車”完全合乎語法，但是口語裡卻不這樣說。從信息流的角度看，“X(的)那種”也體現了單一新信息原則。例如：

(56) a. 《奶媽》描寫了一個普通鄉村婦女，是北方農村隨處可見的那種。（《人民日報》1999-05-21）

b. 《奶媽》描寫了一個北方農村隨處可見的那種普通鄉村婦女。

c. 《奶媽》描寫了一個普通鄉村婦女，是北方農村隨處可見的那種普通鄉村婦女。

例（56a）可以變換為 NP 做中心語的情況，如例（56b）。但例（56a）與例（56b）句法形式不同，語用效果也不同。例（56a）說話人先說出“《奶媽》描寫了一個普通鄉村婦女”，但沒說完，然後追補（後想）出“是北方農村隨處可見的那種”，這符合口語即興生成順序，即所謂“想到什麼說什麼”“想到哪裡說到哪裡”。例（56a）裡的“X(的)那種”對先行句有擴展補充作用。這種不包含固有順序的動態生成方式與語言加工的機會主義相融合，因此例（56a）具有直接生成優勢。例（56a）拆為兩句，語調單位相對獨立，形成“X(的)那種”。

例（56b）是複雜單句，“一個北方農村隨處

可見的普通鄉村婦女”有一個“大肚子”修飾語，這需要說話人事先有意識地組織，它不利於即興口語語用場合使用。“如果修飾性成分比較繁雜，那麼，那些線性序列較長的、結構複雜的大塊頭成分還是傾向於後置”（方梅，2019：18）。Jackendoff 和 Audring（2020）指出“說話者不會自上而下或自下而上地理解或產出具體句子”。從例（56b）到例（56a），其句子的生成和加工是割裂的，很難想像，先有例（56b）那樣的“大肚子”修飾語結構，然後由於話題優先（汪化雲，2015）這一外在因素導致“NP 前置”，最後形成例（56a）。

(三) NP 隱含是生成“X(的)那種”的重要方式

據呂叔湘（1984：534）、施關淦（1994），“隱含”這個概念很有用，“隱含”不同於“省略”，必須可以添補才能叫做省略。如在“他要求參加”和“他要求放他走”裡邊，可以說“參加”前邊隱含著“他”，“放”前邊隱含著“別人”，但不能說省略了“他”和“別人”，因為實際上這兩個詞不可能出現。

例（56c）是“X(的)那種 NP”部分異形回指，從例（56c）到例（56a），可以看成隱含了 NP。為何會發生 NP 隱含？這可以從語用經濟原則得到很好的解釋。“經濟原則是支配人們言語活動的規律，它不僅僅是‘節省力量消耗’的同義語，而是指在保證語言完成交際功能的前提下，人們自覺或不自覺地對言語活動中力量的消耗作出合乎經濟要求的安排”（周紹珩，1980）。廖秋忠（1986[1992：45-61]）指出“原形較長的運算式用同形表示指同的可能性小，用局部同形，統稱詞和指代詞的可能性大。原形是描寫性的名詞短語結構時，常用局部同形或指代詞來表示指同”。例（56c）屬於部分異形回指，其中重複中心語“普通鄉村婦女”，給人尾大不掉的感覺。在不影響語義理解和信息找回的情況下，

“普通鄉村婦女”發生了隱含，從而生成例(56a)這樣的句式，例(56a)“X(的)那種”屬於異形回指，符合經濟原則，能避免中心語重複，起到簡潔明快的語篇效果。人們在提及先行語時，既無必要也不可能都把先行語重複一遍。重複的先行語不僅使篇章枯燥無味，甚至可能會使某些篇章無法建構。“每次都原樣重複先行語，這是不可想像的事情”(段業輝，1987)。

綜上，我們認為由於回指語境和語用經濟原則，促使隱含 NP，從而動態生成“X(的)那種”句式。該句式“主要出現在口語色彩較濃的文學作品和微博中”(殷志平，2019)，前文探討的對話答句、自我補充句和敘述句，都可以看成是隱含了 NP。因為所謂的對話省和承前省，省的就是 NP。

由“X(的)那種 NP”到“X(的)那種”，線性生成的順序非常自然，句法和語用代價也最小，比“NP前置”說和“這/那種”後附說更為合理。“那種”的常見功能是做定語，在“X(的)那種 NP”裡，“那種”原本也是定語，後來 NP 由於語境明確和經濟原則而發生隱含。NP 的隱含會帶來句法的重新分析，“這種由於部分成分隱去而發生的語義聚焦型的語義變化，其語義過度是很自然的”(董秀芳，2016)。總之，我們認為由於 NP 隱含才導致“那種”的性質發生變化，句法上從定語變成了中心語成分。

有人會問，類似的 NP 隱含現象普遍嗎？答案是肯定的，例如：

1) 在介詞短語中，有些充當介詞賓語的名詞性成分也經常隱含，如“被殺、被偷、被騙”等，隱含了施事名詞“人、他人、別人、張三”等。句法後果是“被+單音動詞”直接共現，音節上雙音化，進一步促進這類詞語的詞彙化和固化。“按說”是“按道理說”“按理說”隱含相關名詞而來。“據報導”是“據媒體報導”等隱含相關名詞而來。隱

含名詞性成分的句法後果是，相關“介+動”跨層組合，並且發生詞彙化、固化甚至是虛化(張誼生，2000；劉紅妮，2014)。

2) “花朵很鮮豔”“王蘭很溫柔”分別隱含了屬性名詞“顏色”“性格”(袁毓林，1994；劉春卉，2010；宋作豔，2013)。

3) 抽象名詞“事情、事、問題、結果、情況、情形、現象、東西”等隱含會帶來句法的重新分析，由“修飾語+的+抽象名詞+是”組合演變成“修飾語+的+是”組合，如“令人遺憾的是、讓人同情的是、值得注意的是、糟糕的是、需要指出的是”。

4) 比較句中“我比你大”，隱含了“年齡”。

上述 NP 隱含現象多與語義啟動、語義蘊含、語義比較相關，主要在句法內部發生。我們探討的“X(的)那種 NP”隱含 NP 與語義相關，但更與語用、語篇相關。

“X(的)那種 NP”句式裡，隱含的 NP 多是概括詞，語義空泛，包括“人、男人、女人、朋友”“事情、事、東西、現象、行為、方式”“類型、情形、情況、感覺”等多個類型。相對具體名詞而言，這類 NP 語義上往往較為抽象、虛空，這為其隱含創造了條件。例如：

(57) 看他身段，當時肯定沒少練，小白是真心刻苦的那種[人]。

(58) 留下來的都是好朋友，一玩就一輩子的那種[好朋友]。

(59) 那麼，請讓我看到你的誠意，特土豪的那種[感覺]。

(60) 我感覺自己毛病實在太多了，而且是改不掉的那種[毛病]。(引自 BCC·對話)

以上用例 NP 的隱與現，有細微差異。以例(58)為例，隱含 NP 符合經濟原則，如果不隱含 NP 說成“留下來的都是好朋友，一玩就一輩子的那種好

朋友”，重複出現中心語“好朋友”則有強化語力、增強語勢的效果。

五、餘論

關於話語停頓前的“X(的)那種”句式的生成，我們認為並不是由前置NP而來，也不是由於“那種”後附而來，而是由於回指用法、語境以及經濟原則的綜合影響，隱含NP而成。此外，我們還探討了“X(的)那種”出現的語境和指稱特徵，這有利於人們更好地瞭解“X(的)那種”句式的性質。限於篇幅，本文未深入探討“X(的)那種”與“X(的)這種”的不對稱現象，前者比後者使用頻率高很多。

邢向東(2007)描寫晉語方言時指出，不少句中的虛詞經過句子隱含後部的途徑實現語氣詞化。董秀芳(2016)指出“從比較、選擇到建議，是漢語中的一條語義演變路徑”，其機制是“構式中部分成分因語境明確而隱含，從而造成另外的部分突顯，因此帶來了構式意義的變化”。成分隱含有很多動因，同時也可能帶來語義、句法方面的變化。關於成分隱含的普遍機制，有待將來深入探討。

參考文獻：

畢永峨 2007 遠指詞“那”詞串在臺灣口語中的詞彙化與習語化，《當代語言學》第2期。

董秀芳 2016 從比較選擇到建議：兼論成分隱含在語義演變中的作用，《雲南民族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第3期。

段業輝 1987 “這樣”的語義指向和已知信息的代詞化，《漢語學習》第6期。

方梅 2002 指示詞“這”和“那”在北京話中的語法化，《中國語文》第4期。

方梅 2018 《浮現語法：基於漢語口語和書面語的研究》，北京：商務印書館。

方梅 2019 《漢語篇章語法研究》，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

黎錦熙 1992 《新著國語文法》，北京：商務印書館。

李敏 2023 《依存性小句“X的那種”研究》，上海師範大學碩士學位論文。

李宇明 2002 《語法研究錄》，北京：商務印書館。

廖秋忠 1986[1992] 現代漢語篇章中指同的表達，原載《中國語文》第2期，又載《廖秋忠文集》，北京：北京語言學院出版社。

劉春卉 2010 屬性名詞與部位名詞的省略與冗餘——經濟原則與韻律要求的較量，《語言研究》第2期。

劉紅妮 2014 表層結構簡化與“按說”的詞彙化，《漢語學習》第2期。

陸儉明 2007 從量詞“位”的用法變異談起——中國語言學發展之路的一點想法，《語言科學》第6期。

陸鏡光 2000 句子成分的后置與話輪交替機制中的話輪後續手段，《中國語文》第4期。

陸鏡光 2004a 說“延伸句”，《慶祝〈中國語文〉創刊50周年學術論文集》，北京：商務印書館。

陸鏡光 2004b 延伸句的跨語言對比，《語言教學與研究》第6期。

呂叔湘 1984 《漢語語法論文集》，北京：商務印書館。

沈家煊 2006 “王冕死了父親”的生成方式——兼說漢語“糅合”造句，《中國語文》第4期。

施春宏 2001 名詞的描述性語義特徵與副名組合的可能性，《中國語文》第3期。

施關淦 1994 關於“省略”和“隱含”，《中國語文》第2期。

宋作豔 2013 形名搭配中一價名詞的隱含，《勵耘學刊(語言卷)》第1期。

唐正大 2007 關係化物件與關係從句的位置——基於真實語料和類型分析，《當代語言學》第2期。

全國斌 2009 《現代漢語粘合式結構範疇化研究》，合肥：安徽大學出版社。

汪化雲 2015 說“X的那種”，《語言教學與研究》第1期。

邢向東 2007 移位和隱含：論晉語句中虛詞的語

氣詞化，《語言暨語言學》第 4 期。

徐赳赳 2003 《現代漢語篇章回指研究》，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

殷志平 2019 從互動看“這/那種”的功能，《語言研究集刊》第 1 期。

袁毓林 1994 一價名詞的認知研究，《中國語文》第 4 期。

張誼生 2000 論與漢語副詞相關的虛化機制——兼論現代漢語副詞的性質、分類與範圍，《中國語文》第 1 期。

趙元任 1979 《漢語口語語法》，呂叔湘譯，北京：商務印書館。

周紹珩 1980 馬丁內的語言功能觀和語言經濟原則，《國外語言學》第 4 期。

朱德熙 1982 《語法講義》，北京：商務印書館。
Francis Cornish. 1986. *Anaphoric Relations in English and French: A Discourse Perspective*. London: Croom Helm.

Peter Auer. 1996. The pre-front field in spoken German and its relevance as a grammaticalization position. *Pragmatics* 6 (3): 295-322.

Ray Jackendoff and Jenny Audring. 2020. *The Texture of the Lexicon: Relational Morphology and the Parallel Architecture*.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方清明 廣州 華南師範大學國際文化學院 fangqingm@126.com